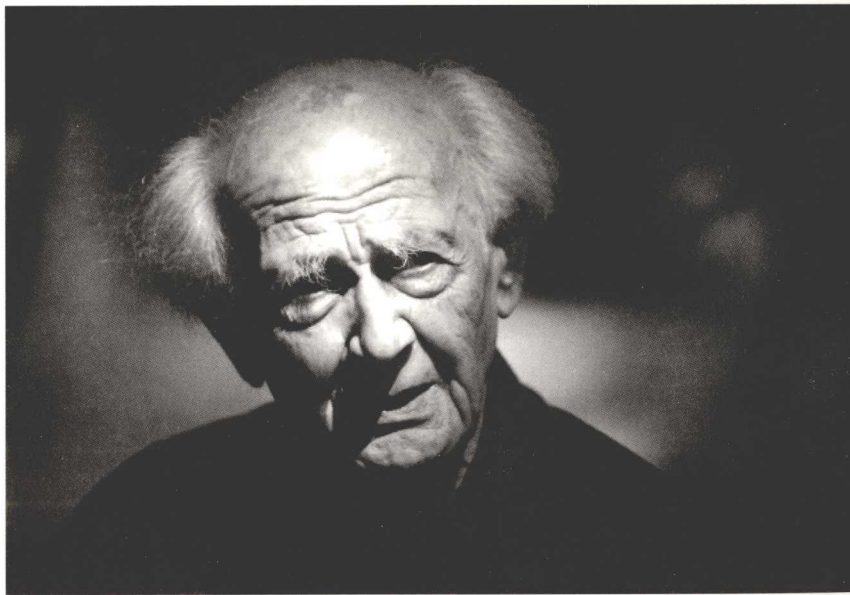


此非日记

「英」齐格蒙·鲍曼 著
Zygmunt Bauman

杨渝东 译

This Is Not A Diary



漓江出版社

013035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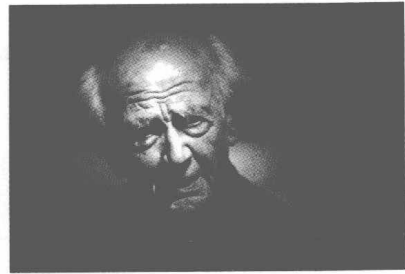
此非日记

B561.6-53
01

鲍曼著
Bauman

译

This Is Not A Diary



北航

C1642453

B561.6-53

01

漓江出版社
桂林

855730810
翻译自 Zygmunt Bauman, *This Is Not A Diary*, first print

Copyright© Zygmunt Bauman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2013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林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引进(www.calin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12-1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非日记/(英)齐格蒙·鲍曼(Bauman, Z.)著; 杨渝东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6

书名原文: *This Is Not A Diary*

ISBN 978-7-5407-6470-8

I. ①此… II. ①齐… ②杨… III. ①齐格蒙·鲍曼—文集 IV. ①B5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391 号

策 划: 曹雪峰

责任编辑: 曹雪峰

装帧设计: 李星星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 253000)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65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目 录

2010 年 9 月

- 写日记有无意义 1
- 大战风车的作用 5
- 虚拟的永恒 13
- 文字的耕耘 16
- 超级大国和超级债务国 18
- 关于平均数 21
- 多任务处理 26
- 盲目者领导无能者 29
- 吉普赛人和民主 34
- 信任的衰落和傲慢的膨胀 40
- 愤怒的权利 47

2010 年 10 月

- 变得更加富有的权利 51

多种文化和一种掩饰 53

不要说你没有得到警告 57

信任的困境 58

塞万提斯,人文主义之父…… 63

更多的消耗战,公元 2010-? 66

2010 年 11 月

美国人在隧道尽头看不到曙光 68

2010 年 12 月

结束战争的战争 71

伤害苍蝇和杀人 76

再度回到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对立 79

为何学生又不安分了 85

尊重与鄙视 92

我的一些(不是全部!)个人嗜好 102

不平等的新面相 113

社会性的再社会化 115

你有朋友和你认为你有朋友 117

头版和其他版块 122

关于(选定的)困境 125

“民主”是否仍然意味着任何东西,如果它确实是,那它
是什么? 127

2011 年 1 月

- 历史天使的重生…… 133
-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慰藉 136
- 增长:我们需要它吗? 139
- 关于可承受性:这次,是社会民主…… 143
- 消费更丰富,世界更穷 146
- 公正,以及如何知道它存在 150
- 因特网、匿名性和免责 153
- 次生性伤害和伤害的损失 157
- 被撕掉的多页民主改革历史中的一张 166
- 不道德的斧子和道德的用斧人 169
- 贝卢斯科尼以及意大利 172
- 用剔除的方法来包容他 175
- 上街的群众 179

2011 年 2 月

- 全球地区化来临的时代 186
- 如何应对年轻人 190
- 关于并非每个人都具备的美德 194
- 关于毫无偏袒的祝福和诅咒 197
- 一场人类海啸及之后 200
- 底线之下的底线 205
- 外来的内部,以及在内外 207

奇迹,也不完全是奇迹 217

Facebook,亲密性和非亲密性 228

在进攻之下构筑堡垒 241

美国人的梦想:是发讣告的时候了么? 249

2011年3月

H. G. 威尔斯,和我的最后一个梦想与自白 251

注释 257

2010年9月

2010年9月3日

写日记有无意义？

我承认：在开始下笔之际（已是凌晨5点），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写些什么，要写多久，也不清楚自己在多长的时间内需要这种迫切感，希望一直写下去。不清楚意图，更不用提目的是什么。如有人问我“为了什么”，我便哑然无语。我坐到电脑边上的那一刻，没有什么新的热门问题值得玩味，没有什么新书要写，也没有旧作需要校订、再版或翻新，没有什么新造访者来满足好奇心，也没有新演讲需要打草稿——没有压力、任务或者最后限期……简而言之，既不需要往固定的框子里填东西，也不必为一堆杂乱之物寻觅模子和框子。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其问我“为了什么”，还不如问我“因为什么”写作。写东西的原因就不计其数了，可以摆一大

堆出来任人注目、思忖和挑选。因此可以说,开始写作的决定是“缘于多个因素”。

首先,除了写作之外,我没有学会别的生活方式。一天不胡乱写点什么,我就感觉这一天是白过了,就像是非法流产,放弃了责任,背叛了使命。

其次,文字游戏赋予了我极大的快乐。我深深地享受着这场游戏——也许我在重新洗牌之后会不巧摸到一手烂牌,但在绞尽脑汁全力弥补弱点和逃过陷阱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达到了极点。忘掉终点吧;只有靠运动不懈,跨过障碍或者把它们踹到一边,才会赋予生命以它的颜色。

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不写作我就无法思考……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阅读者,然后就是一个写作者——思考的碎片、片段、零零碎碎,竭力获得它们的新生,它们是幽灵般令人恐惧的鬼影,晃荡、堆积、凝聚,然后又再次发散出去。我需要在它们可以停下来之前就用眼睛把它们抓住,投入一个空间,再套上一个既有的轮廓。它们必须先成行地写下来,以便生成一个还算完整的想法;一旦失败,它们便会夭折,或在僵死中被掩埋。

此外,我虽然喜欢隐居,却讨厌孤独。珍妮娅^①离去之后,我便跌入了孤独最黑暗的尽头(假如孤独有尽头的话)。在这里,孤独的苦涩,它最刺鼻的沉淀和最有毒的气味交杂横溢。

^① 即 Janina Bauman, 珍妮娅·鲍曼,本书作者之妻,1926年生于波兰,与鲍曼一样,研究过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写过 *Beyond These Walls: Escaping the Warsaw Ghetto—A Young Girl's Story* 一书。她与鲍曼经历了很多人生磨难,是其终身伴侣,惜于2009年病逝。——译注

我一打开电脑桌面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珍妮娅的面容,然后打开 WORD 软件之后的动作除了变成一场对话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对话赶走了孤独。

最后一个原因,当然也许还有别的,我怀疑我是个天生的或者被造就出来的书写狂……一个瘾君子,每天都需要一定的剂量,否则就要准备去承受放弃职守的折磨。我别无选择(Ich kann nicht anders)。或许这一点,正是让寻找原因必然会变得绝望和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和原因,尽管它们并不能真正算数,但我明白它们的数量将与日俱增。其中,现在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一种日渐增强的感觉,即我在别人的欣赏中沉溺得太久了,我的节制能力毫无节制,已经让我做了它要求或逼迫我去做的一切,现在是该把维特根斯坦的那句箴言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亦即对说不上话的事(补充一下,是无法负责任地加以谈论,所谓负责任,就是诚实地相信可以说出很有价值的东西)^①一定要闭上嘴。而且今天最值得一说的事情,都越来越多是我说不上话的事。我的好奇心不愿退休,但是我满足好奇心或者仅仅是让它稍感片刻宽慰和舒缓的能力既无法自欺欺人,也无法保持原样。万事如白驹过隙,根本没有在转瞬间抓住它们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可能对需要仔细思忖的新话题,需要完整的研究以说明其目标的新主题加以置喙的原因。不是可供使用的知识过于贫乏——反而是因为它们过于丰富,让想

^① 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很多括号来补充说明。后文如没有特别说明,除了人名标识的括号外,都是作者自己所加,而非译者加注,请读者注意并理解由此导致有时上下文不是特别通畅的原因。——译注

去消化和吸收它们的能力相形见绌。

或许这般无力理解是年纪渐增或体力减退所导致的——这完全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体的和生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我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变化(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猜想,就好比年轻时获取和处理新的信息是用少量有限的大面额钞票,而现在却是以大量硬币的方式,它们不仅极重且体积庞大,而且购买力还出奇地低下,如果想到这点上述说法就更可信了——借用贡特尔·安德尔[Günther Ander]的概念来说,这对于一个衰老的身体和易乏的心理已经“超越其边界”[overliminal]了)。我们的时代善于粉碎一切,但什么都不如世界形象粉碎得那样彻底:这个形象已是斑斑驳驳,就如同主宰着它的磨损与破碎的时代形象一般。

我想这个破碎的世界最终赶上了与它相似的画家的脚步。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印度寓言,这个故事说,有六个人在路上撞上了一头大象,于是他们尝试着去猜想这个他们撞上的奇怪物体的特征。他们中有五个都是盲人,都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触摸和感受这头大象,也无法将分散的印象汇合成一个整体。而那唯一能睁开自己的双眼去看的人却是一个哑巴……爱因斯坦也曾提醒人们,尽管一个理论在原则上可以被实验证明,但是实验却无法推出一个新的理论。爱因斯坦对此必定所知甚多,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一个仅由实验构成的世界的来临和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理论去设计这些实验,没有关于如何开启它们的可信的建议,更无法评估这些实验的结果……

生活和记录生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不如从若

泽·萨拉马戈^①那里得到一点启示,他是我最近发现的灵感的源泉。在他类似于日记的作品中,他反思道:“我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当做无意识的自传的零细碎片,不管它们有多无意,或许也正是它们的无意,它们比任何付诸纸笔有关生活最详细的描述都要更真诚或者真实。”

的确是如此。

2010年9月4日

大战风车的作用

在第三个千禧年到来之际,与大部分国家一样,法国也在一切不确定性中挣扎着。进入新的世纪之前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成功(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的谎言之一:“千禧虫”事件。这个事件让无数正规的商业公司、政府办公室,以及它们的无数客户和服务对象都进入了警觉的状态。因为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世界末日传言说,在新年前夜和新年第一天的转换之际,地球的转动周期将会停止;地球上的生命将会终结。最终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计算机服务公司数着它们发出的祝福统计着利润,这从未到来过的灾难立刻被遗忘了,公众的注意力陷于地方上真正爆发的或者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长期难以自拔。然而,公众信任的逐渐丧失和公众疑虑的剧增——如

^① 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文学巨匠,1995年获葡萄牙语文学奖最高奖蒙斯奖,1998年因小说《失明症漫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常常交织着真实与虚幻,气势恢弘。——译注

“千禧虫”所代表的这类社会问题——已然十分明显。它们不会减弱,更不用说消失。

或许如上个千禧年之初所宣示的,计算机化文明的终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很遥远,但它所预见的人类逍遥自在的生活却已接近了终点。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原本坚固的堡垒已经逐渐动摇、破裂直至瓦解;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逐渐变得虚无缥缈;曾经紧密的纽带与合作愈发松散脆弱;所谓无懈可击的可靠性崩溃了,或因腐败而松动,或者随着欺世瞒人、偏离正道的领航者的自负一起崩塌。至于那些希望将世界重新变得安全和有序政府,他们对越来越不安和恐惧的民众的谴责和抗议则坚定而明确地回应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然,这是在他们愿意屈尊来回应,而不是以“地址错误”或“地址不明”为由来搪塞“帮助我”、“采取行动”之类的民众诉求的情况下……

在所有这一切喧嚣和安静的背景之下,法国新任命的内政部长(2002年)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讲话(以及随后的电视发言)听起来似乎恰逢其意——很多年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这个任命,是在很多人看来不安定的新千年,或者至少一百年刚刚开始之后接踵而至的,似乎预示着政府将开始扮演新的角色,采取新的战略,并宣告一个“倾听政府”(“listening government”)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政府仿照银行的成例,通过向潜在的客户保证他们“喜欢说‘好的’”来吸引他们。萨科齐的任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权力会重新变得值得信赖;民众也将再一次相信,当他们竭尽全力想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时,他们不会被遗弃在他们少得可怜的资源当中。

萨科齐的讲话传达了三点信息：第一，折磨你我这样普罗大众的缺乏安全感的渊藪，这邪恶之穴和日夜梦魇的喷薄之源，已经被准确发现并加以定位了。事实上，它就是贫民窟（Banlieues），这是法国对暴力社区和下层街道的统称，里面装满了形形色色长相奇特举止怪异（就是说，跟我们不同），并因此习惯殊途心怀异志（也就是可疑）的人。第二，随着法国人命运所遭遇到的不幸与不公的最深层根源最终得以探明，我们这些掌权者能够并且最终可以将邪恶势力“斩草除根”——这件事其实我们已经在着手进行（正如电视里所说的那样）。第三，你们刚刚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为了搜寻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犯，这些日夜让你们担惊受怕夜不能寐的罪魁祸首，司法和治安力量正摩拳擦掌把犯罪行为扼杀在其萌芽之初）只是政府付诸行动的一个案例，但鲜活而生动，从一开始就志在必得。（为了避免现在的读者被这种乐观精神所迷惑，我得提醒一下，这是在2002年，是一个对这种信息的提出者颇为有利的时机，因为两三年之后，他可能大为羞愧地补充说，政府的行动“必将以胜利结束，就像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将以胜利结束一样”。）简而言之，政府已经做了它所说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开始在做了。

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在刚过去的几年间，这位内政部长一直大打“严惩不安全”的牌，并（于2007年）成功当选法国总统，从稍显简陋的博沃广场（Place Beauvau）^①入主了光彩夺目的爱丽舍宫。现如今，距离发表那条鼓励法国人民去倾听和

① 博沃广场，法国内政部官邸所在地。——译注

铭记的信息已经过去八年了,他在博沃广场的继任者布莱斯·奥尔特弗(Brice Hortefeux),又带着总统热情的赞同与祝福,重新发布了同样带有三点含义的讲话。丹尼斯·穆泽特(Denis Muzet)在今天出版的《世界报》^①上说,萨科齐的这位继任者在每一点上都效仿他的上司和导师在2002年的业绩,他将自己工作日的的时间延长到了二十个小时,并在令人瞩目的延长时间里抛头露面,出现在“采取行动的地方”。他亲自监督了罗姆人^②非法营地的拆除,将遭驱逐者集中起来,送他们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也就是,把他们送回他们过去的苦难中);他命令地方官员要陈情和汇报,并乘其不备“当场”突击检查他们,以求警示和督促他们工作更加积极:做出更多的尝试、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再搞一场夏季(秋季、冬季,不管什么都可以)攻势,打击那些给体面的人带来他们所谓的“不安全”的灾难的元凶;这是承诺结束所有战争的又一场战争的最后一击。你没有被魔鬼纠缠吗?那让我们开始铲除这些假想敌吧。这难道没有道理?或许,至少你现在知道,我们并没有坐视不管。我们正在做事——难道不是吗?电视上就能看到我们的行动!

拿罗姆人和信德人^③当木偶来履行铲除不安全的承诺,并

① 《世界报》创办于1944年,是法国仅次于《费加罗报》的第二大全国性日报。本书中大量内容都是作者阅读《世界报》和《纽约时报》后所发的感想。——译注

② 罗姆人(Roma),吉普赛人自称为“罗姆”人,“罗姆”在其语言中就是“人”的意思。“吉普赛人”是欧洲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呼。本书中还多次提及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对罗姆人的排斥政策。——译注

③ 信德人(Sinti),吉普赛人的一个分支。欧洲一些国家,如德国,把罗姆人和信德人合起来称为吉普赛人。——译注

非限于法国的反危险分子斗士这一家。他们的亲密战友就是“骑士”^①——那位统治着他们近邻意大利的骑士。今天的《纽约时报》也恰巧刊登了一篇来自意大利的埃利萨贝塔·帕沃雷多(Elisabetta Povoledo)撰写的报告。他指出,针对罗姆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o Berlusconi)政府在2007年就通过了一条法令,允许驱逐在意大利停留超过三个月仍没有找到工作的欧盟公民;紧接着,在2008年又一项法令被通过,国家权力因此有权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由将欧盟公民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如果你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你就可能和应该会被逮捕并被押送到最近的机场。

若要在对抗不安全的斗争中,从这样的崭新而神奇武器中获益,人们需要首先认识到一向不受欢迎的吉普赛人首当其冲地被当成了对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当权者的话确实道成肉身,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也没有白白全力以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让某个人的期待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早间新闻”(Good Morning TV)中预测将有森林大火发生,然后立即去森林里泼洒汽油,再点上一把火,因此在一天结束之际,这个人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便立刻会在“晚间新闻”中得到证实。同样,“当市政府批准的营地得到建设时”,帕沃雷多说,这样的营地往往建在郊区,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它们的生活环境低于正常水平。这样就可以让政府“避开融入的问题,这个融入过程包括给予罗姆人永久居住权以及赋予他们入学的权利”。政府质疑罗姆人的流浪倾向,但同时这个政府又不顾他们可能需要安定的希望,强迫他们在流浪的生活状态中继续下去,并且还极力

① “骑士”即 Il Cavaliere, 指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译注

强迫那些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过着安稳生活的罗姆人又重新回到流浪生活的状态中——因此,最初将整个族群当做“流浪汉”完全驱逐出境,终究会得到统计数据这最无可争议的“事实”的有力支持。罗姆人是被当做蛮不讲理的乞丐而遭憎恨吗?好,我们只要搞清楚他们没有“体面生活”的机会就可以了。正如我那个点燃森林那个寓言:

临时营地是一个危险之源。上个星期,一个三岁的罗姆小男孩死于突发的大火,他与全家居住的小屋位于菲乌米奇诺(Fiumicino)机场附近的非法营地。随后,罗马市长吉亚尼·阿雷曼诺([Gianni Alemanno]),又一个靠打“严惩治安问题”牌而当选的政治家说这座城市将在这个月开始拆除200个非法营地。

这些早就被预测到过,年轻善良、心直口快的维多利亚(Victoria)加冕英国女王前不久,曾在她1836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到:“无论何时只要贫穷的吉普赛人建立了营地,一有犯罪、抢劫等等事件发生,都会无一例外地归到吉普赛人的头上,这一点令人震惊;如果他们总是被当做流浪汉看待,他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好人?”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总是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戏剧,第